

汉代“荧惑”星占及其政治功能探析

甄尽忠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15)

摘要:荧惑(火星)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灾星,在汉代星占学上备受关注。其占辞多与兵、丧、饥馑、疾疫等灾害紧密相联。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荧惑入太微、守心、守犯舆鬼和南斗及与其他行星合犯等严重失行天象都被视为重要灾难降临的征兆,成为大臣、儒学经师等劝谏帝王修身养德、推行仁政的重要借口,在两汉时期的政治运作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汉代;荧惑;星占;失行;政治功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4-0046-08

“荧惑”,即火星。“由于火星呈红色,荧荧像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在天空中运行,有时从西向东,有时又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人迷惑,所以中国古代称之为‘荧惑’”^{[1]199}。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于今而言,已没有特殊的文化内涵。但在天人感应思想和谶纬神学极其泛滥的汉代社会,经过星占家们的穿凿附会,荧惑的天象变化与人间政事相联系,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既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天人合一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群体心理意识和观念信仰的深层次反映。

一、汉代对“荧惑”星象的占候与崇拜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重点观测和记录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当中,荧惑(火星)无疑是最受人们关注的。《史记·天官书》曰:“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2]1347}由此可以看出荧惑在星占学中的重要性。

《史记·天官书》对荧惑周期性运行状况进行简略的描述,“法,出东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复东行,自所止数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东方”^{[2]1319}。对其逆行规律已有一定的了解。

荧惑因其行踪复杂,顺逆不定,忽东忽西,时隐时现,快慢不均,本身就给人们带来一种不祥之感,自古以来就被星占家和社会大众视为灾星、罚星。

汉代星占家认为,荧惑主战乱,其占辞与兵、丧、饥馑、疾疫等灾害紧密相联,和太白(金星)一起被并称为两大凶星。

《史记·天官书》曰:“察刚气以处荧惑。……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刚”,集解引徐广曰:“刚,一作‘罚’。”索隐引《天官占》云:“荧惑方伯象,司察妖孽。”^{[2]1317-1318}

《淮南子·天文训》:“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

收稿日期:2016-03-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星占学与汉代社会研究”(15YJA770023)

作者简介:甄尽忠(1968-),男,河南封丘人,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3]110}

《汉书·天文志》:“荧惑为乱为(成)[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之宿国受殃。”^{[4]1281}

《史记·天官书》曰:“凡天变,过度乃占。”^{[2]1351} 此为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汉书·天文志》又总结道:“凡五星,岁,缓则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荧惑,缓则不出,急则不入,违道则占。”^{[4]1287} 五大行星是绕太阳公转,自西向东运动。“中国古代早期人们认为五星运行都是自西向东的顺行,并且都是匀速运动。当人们观察到五星有自东向西的逆行,而且运行速度也快慢不均时,就认为这是五星失行”^{[5]445}。

就荧惑而言,因行踪诡秘,飘忽不定,其盈、缩、合、斗、入、犯、留、守等在星占家眼中都属于“违道”、失行,即偏离了按历法预先推算的运行路线或人们心目中理想化的速度和运行的状态,都是重大灾难降临的前兆。《史记·天官书》曰:“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蚀,皆以为占。”^{[2]1349}《汉书·天文志》亦曰:“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4]1290} 这说明战国时期的甘德、石申就已认识到荧惑和太白有逆行,属于正常的天象运行,只要不守就无须占测。

《史记·天官书》曰:“天有五星,地有五行。”^{[2]1342} 汉代是阴阳五行学说发展的鼎盛时期,五星也被编织到五行体系当中,相关著作都把天上的五星与地上的五行相配合。《汉书·律历志上》曰:“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4]985}

根据五行理论体系,荧惑于五季(春、夏、季夏、秋、冬)主夏,五方主南,五常主礼。

《史记·天官书》,荧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2]1317}。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说:“[其时]夏,其日丙丁,月立隅中,南方之有之。”^{[6]184}

《汉书·天文志》的记述更为详备:“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4]1281}

荧惑主南方,从汉代开始,荧惑就被视为赤帝之下主宰南方的星神。《淮南子·天文训》曰:“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3]107} 帛书《五星占》曰:“南方火,其帝赤(炎)帝,其丞祝庸(朱明),其神上为[荧惑]。”^{[6]183} 纬书《春秋文耀钩》亦曰:“赤帝燁怒之神,为荧惑焉,位在南方,礼失则罚出。”^{[7]452}

东汉后期,“童谣荧惑说”的观念开始出现。谢采筏认为:“童谣荧惑说,最早见于典籍的大概是《三国志·吴书·陆凯传》。”^[8] 其实,此说在东汉王充著的《论衡》中就曾提及,《论衡·变虚篇》曰:“荧惑,天使也。”^{[9]96} 同书《订鬼篇》又曰:“世谓童谣,荧惑使之,彼言有所见也。”刘盼遂注:“古传荧惑星化为小儿,下教群儿谣谚。”^{[9]453-454} “世谓”一词充分说明此观点在当时已颇为流行。《史记·天官书》正义引《天官占》亦云荧惑“其精为风伯,惑童儿歌谣嬉戏也”^{[2]1318},也是此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反映。

由于荧惑不同寻常的地位,秦汉时期,荧惑是人们立庙祭祀的主要星神之一,广受从帝王至市井庶民各个阶层的崇拜。《史记·封禅书》载,在秦代,“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逯之属,百有余庙”^{[2]1375}。《汉书·郊祀志下》载,汉宣帝时,“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4]1250}。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大司马王莽奏请,“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墜之别神”。将群神分为中央、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五方五帝,其中“南方炎帝赤灵祝融时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4]1268}。至此,包括荧惑庙在内的长安附近诸庙兆时达到鼎盛时期。

二、重大“荧惑”失行天象的星占解读

陈美东先生指出:“中国古代一直认为,荧惑守哪颗星,就不利于哪颗星所主的分野国或该星所对

应的人,并且人们坚持认为,荧惑确实存在着不符合规律的与人事有关的异常运行。”^{[5]450} 荧惑作为一颗行星,在恒星的背景下自西向东运行,与其他星宿发生入、犯、守、留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影响,荧惑作为一颗最不吉祥的凶星,在人们的思想认识深处已形成一种固化的思维模式,这就使这些原本极其正常的天象变化却与社会治乱、人事吉凶等神秘地联系起来,成为天意的体现和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现象。《论衡·订鬼篇》曰:“荧惑火星,火有毒熒,故当荧惑守宿,国有祸败。”^{[9]454} 其入、犯、守、留哪一星宿,就会对该星宿所对应的人或分野国带来重大的祸患。《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及《续汉书·天文志》在述完荧惑星象变异之后都附有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实例,即所谓的“事应”,以此来验证预测的准确性。

结合两汉文献,重大的荧惑失行天象主要有:

1. 荧惑入太微

太微属于南宫朱鸟(雀),位于北斗七星之南,被古人视为天帝之廷,与人间社会的朝廷相对应。《史记·天官书》曰:“太微,三光之廷。”索隐引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宫也。”^{[2]1299}《淮南子·天文训》:“太微者,太一之廷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3]116}《春秋元命苞》曰:“紫微为大帝,太微为天廷。”^{[7]404}

从两汉时期的星占学理论来看,“荧惑入太微”,即灾星入侵天廷,是强臣专权,以下犯上,祸乱朝廷之象。《开元占经》卷三十六《荧惑占七》引《河图帝览嬉》曰:“荧惑入太微而出端门者,臣不臣。”^{[10]375}对君主来说当然是极其不祥的。所以,《史记·天官书》说,荧惑“其入守犯太微、……主命恶之”^{[2]1319}。《春秋文耀钩》也说:“荧惑入太微,王者恶之。”^{[7]466}

《续汉书·天文志中》载,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八月,“荧惑入太微,乱臣在廷中。是时,大将军梁商父子秉势”^{[11]3245}。同书《天文志下》,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八月,“荧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门。太微,天子廷也。”“荧惑留入太微中,又为乱臣。是时梁氏专政”^{[11]3255-3256}。此次荧惑星变是针对外戚、大将军梁冀专权乱政而发。

2. 荧惑守心

心,即心宿,东宫苍龙七宿之一,由三颗星组成,是天帝明堂施政之所。其中心宿二(天蝎座 α)为著名的大火星,为天帝的象征。《史记·天官书》曰:“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2]1295}《春秋说题辞》曰:“心为明堂,天王布政之官。”“心为天明堂,以布政教”^{[7]627}。同时还是荧惑的庙堂,《史记·天官书》:“心为明堂,荧惑庙也。”^{[2]1319}

《史记·天官书》集解引韦昭曰:“居其宿曰‘守’。”^{[2]1319}《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分野略例》引石氏曰:“居之不去为守。”又引《文耀钩》曰:“留不去为守。”^{[10]614}“荧惑守心”,“指的是荧惑在心宿发生由顺行(自西向东)转为逆行(自东向西)或由逆行转为顺行,且停留在心宿一段时期的现象”^{[12]27}。在星占学上被视为关乎着帝王生命安危的极其严重的凶象。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称之为“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12]23}。帛书《五星占》称:“其与心星遇,[则]缟素麻衣,在[其]南、在其北,皆为死亡。”^{[6]184}《春秋演孔图》曰:“荧惑在心,则缟素麻衣。”^{[7]385}

在两汉文献的记载中,“荧惑守心”多与帝王死亡紧密相联。《汉书·天文志》,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春,“荧惑守心。四月,宫车晏驾”^{[4]1302}。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荧惑守心”,尽管有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以承担天谴之责任,但汉成帝仍是难逃劫数,“(二)[三]月丙戌,宫车晏驾”^{[4]1311}。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四月,“荧惑逆行守心后星。……占曰:‘为大丧。’后三年而灵帝崩”^{[11]3260}。

对于这三次“荧惑守心”的文献记载,黄一农推算后认为,汉高祖十二年春,“荧惑由壁宿顺行至毕宿,未曾守心”。绥和二年春也“不曾发生荧惑守心”。只有第三次,“该年4月13日左右,荧惑在尾宿留,并转为逆行,至6月21日留心后星(天蝎座 τ 星)附近后,始又顺行”^{[12]31-32}。刘次沅、吴立旻利用现代天文学方法进行详细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汉高祖十二年,“该年春天火星在距离心宿不太远的氏

宿、亢宿留守(公元前195年3月5日顺行留氏,5月18日逆行留亢)。“被认为是汉高祖之死的前兆,以后在流传中误为守心”。绥和二年春的这一天象并不存在,火星犯的是“太微东上相星”。根据《开元占经》卷三十六《荧惑占七》引石氏曰:“荧惑犯相星,辅臣凶。”^{[10]380}这一天象对丞相翟方进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而在“两年之后的公元前5年3月21日,的确发生了荧惑守心”。应该是这两次天象“发生了混淆”。汉灵帝中平三年,“火星逆行进入心宿,距离心后星较近。记录准确”^[13]。

3. 荧惑入、守、犯舆鬼

舆鬼,即鬼宿,南方七宿之一。《史记·天官书》曰:“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正义曰:“舆鬼四星,主祠事,天目也,主视明察奸谋。东北星主积马,东南星主积兵,西南星主积布帛,西北星主积金玉,随其变占之。中一星为积尸,一名质,主丧死祠祀。”^{[2]1302} 荧惑本身就是灾星,舆鬼又主丧亡,荧惑入、守、犯舆鬼,更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史记·天官书》集解引晋灼曰:“荧惑入舆鬼、天质,占曰大臣有诛。”^{[2]1303} 索隐引宋均云:“荧惑守舆鬼南,为丈夫受其咎;北,则女子受其凶也。”^{[2]1318}《续汉书·天文志上》:“荧惑为凶衰,舆鬼尸星主死亡,荧惑入之为大丧。”^{[1]3213}《开元占经》卷三十四《荧惑占五》引《河图帝览嬉》曰:“荧惑犯舆鬼,为国有忧,大臣诛。”又引《荆州占》曰:“荧惑犯舆鬼,忠臣戮死,皆不出一年中。”^{[10]346}

另外,“荧惑入舆鬼”还是战争和后宫淫乱的征兆。《开元占经》卷三十四《荧惑占五》引甘氏曰:“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天下兵起,大战流血,有没军死将。”^{[10]346} 又引《春秋纬》曰:“荧惑入舆鬼,主以内乱淫佚。”^{[10]347}

在两汉文献中,荧惑入、守、犯舆鬼的天象记录多与大臣死亡或被杀有关。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67年)七月,“荧惑入舆鬼天质。占曰:‘大臣有诛者,名曰天贼在大人之侧’”^{[4]1308}。此为前大将军霍光的夫人霍显、儿子霍禹等霍氏一族被诛灭的前兆。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4年)十月下旬,“荧惑亦贯舆鬼”,该年十一月,“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杀歆”^{[4]1310}。汉明帝永平十三年(70年),“火犯舆鬼,为大丧,质星为大臣诛戮。其十二月,楚王英与颜忠等造作妖[书]谋反,事觉,英自杀,忠等皆伏诛”^{[1]3230}。从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至元初六年(119年),六年当中荧惑五次入舆鬼,“凡五星入舆鬼中,皆为死丧”。“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邓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车骑将军鹭等七侯皆免官,自杀,是其应也”^{[1]3241}。

但也有个别情况是应在太后或皇帝身上。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荧惑守舆鬼。占曰:‘为火变,有丧。’是岁高园有火灾,窦太后崩”^{[4]1305}。光武帝建武三十一年(55年)七月,“火在舆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两年之后,“光武崩”^{[1]3223}。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三月,“荧惑入舆鬼”,“闰月一日,孝质帝为梁冀所鸩,崩”^{[1]3247}。

4. 荧惑守、犯南斗

南斗,属北方七宿之一。《史记·天官书》正义曰:“南斗六星为天庙,丞相、大宰之位,主荐贤良,授爵禄,又主兵。”^{[2]1292}“南斗为吴、越之分野”^{[2]1349}。按照星土分野理论,南斗为吴、越之分野,荧惑守、犯南斗,主要是对应在这两个地区。

《汉书·天文志》注引孟康曰:“犯,七寸以内光芒相及也。”又引韦昭曰:“自下往触之曰犯。”^{[4]1273}《开元占经》卷三十二《荧惑占三》引《海中占》曰:“荧惑犯南斗,且有反臣,道路不通,丞相有事。”引甘氏曰:“荧惑入南斗中,国大乱,兵大起。荧惑入南斗口中,大臣反,被诛者,若将相出走。”又引《五行传》曰:“荧惑守南斗,为乱,为贼,为丧,为兵,守之久,其国绝嗣。”^{[10]323-324}就星占学而言,荧惑守、犯南斗,主战乱、兵殃、臣下谋反,所守之国败亡等,都是凶恶不吉利的征兆。

《史记·天官书》载:“越之亡,荧惑守斗。”^{[2]1349}《汉书·天文志》又详载:“元鼎中,荧惑守南斗。占曰:‘荧惑所守,为乱贼丧兵;守之久,其国绝祀。南斗,越分也。’其后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汉兵诛之,灭其国。”^{[4]1306}《续汉书·天文志中》,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八月,“荧惑犯南斗。斗为吴”。次年五月,吴

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造反，“杀吏民，烧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杀珍等”^{[11]3244}。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十月，“荧惑入南斗中，占曰：‘荧惑所守为兵乱。’斗为吴。其十一月，会稽贼许昭聚众自称大将军，昭父生为越王，攻破郡县。”^{[11]3258}

5. 荧惑与其他四行星相犯与合聚

《史记·天官书》曰：“同舍为合”^{[21]321}。由于荧惑是一颗灾星，其与其他行星相合相犯，在星占学上皆为凶占。

(1) 荧惑与岁星（木星）合犯。为旱灾及臣下叛逆作乱之兆。《汉书·天文志》，岁星“与荧惑合则为饥，为旱”^{[41]285}。《续汉书·天文志下》：“荧惑犯岁星，为奸臣谋，大将戮。”^{[11]3256}《开元占经》卷二十《五星占三》引甘氏曰：“荧惑干木星，蜚虫冬出，动雷，旱行，禾不成。”又引《荆州占》曰：“荧惑犯岁星为战。”《海中占》曰：“荧惑与木星合，为内乱，大臣谋主。”^{[10]205-206}

《汉书·天文志》载，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七月，“荧惑踰岁星，居其东北半寸所如连李”。占曰：“荧惑与岁星斗，有病君饥岁。”到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旱，伤麦，民食榆皮”^{[41]310}。

(2) 荧惑合、犯太白（金星）。根据汉代星占理论，“太白者，西方金精也”。“为兵，为杀”^{[10]451}。荧惑犯、合太白，预示着战祸和兵丧，这几乎是星占家们一致的观点。《史记·天官书》：火星“与金合为铍，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大败”^{[21]320}。《汉书·天文志》曰：“荧惑与太白合则为丧，不可举事用兵。”^{[41]286}《开元占经》卷二十一《五星占四》引《荆州占》曰：“荧惑太白相犯，为兵丧，为逆谋。”“荧惑入太白，将军戮”。又引《海中占》曰：“荧惑太白合，野有破军杀将。”^{[10]212-213} 汉昭帝始元年间，“荧惑出东方，守太白”，“其后左将军桀、票骑将军安与长公主、燕刺王谋乱，咸伏其辜。兵诛乌桓”^{[41]307}。

(3) 荧惑与辰星（水星）合犯。《汉书·天文志》，荧惑“与辰合则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41]286}。但对水、火二星合犯的占候，还须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刘向《洪范传》曰：“火水合于斗，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荆州占》曰：“荧惑与辰星秋合，有兵。冬合，有丧。”^{[10]215} 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七月，“火与水晨出东方，因守斗。占曰：‘其国绝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于斗。占曰：‘为淬，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41]303}。次年，吴王刘濞等七国发动叛乱，被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定，刘濞为越人所杀。

(4) 荧惑与填（镇）星（土星）合犯。《汉书·天文志》，荧惑“与填合则为忧，主孽卿”^{[41]286}。《续汉书·天文志中》：“荧惑犯镇星为大人忌。”^{[11]3247}《荆州占》曰：“荧惑与填星合而犯，大将军为乱。若守之，女主凶。”《海中占》曰：“填星与荧惑合，女子为天下害。”^{[10]211} 则该星占“似指君王之家有作孽者”^{[14]264}。《续汉书·天文志中》，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六月，“荧惑光芒犯镇星”，次年八月，“孝顺帝崩，孝冲明年正月又崩”^{[11]3247}。

三、荧惑星占对汉代政治运作的影响

《风俗通义·十反》曰：“荧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15]255}。由于荧惑所具有的不吉利性质，每次荧惑失行、变异都会引起朝野上下的极度恐慌，在汉代社会政治生态中发挥着特殊而突出的作用，成为大臣、儒学经师们劝谏帝王修身养德、亲贤纳忠、推行仁政的重要借口。

1. 对统治者的道德教化功能

《吕氏春秋·制乐篇》曾记载过一次“荧惑守心”的天象。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

言,必有三赏。荧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当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岁矣。臣请伏于陛下以伺候之。荧惑不徙,臣请死。”公曰:“可。”是夕荧惑果徙三舍。^{[16]347-348}

对于此次“荧惑在心”,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记为宋景公三十七年,但黄一农经电脑推算后认为:“当年火星并不曾经过心宿,亦即不可能出现‘守心’或‘在心’的天象”^{[12]30}。这极有可能是先秦时期人们杜撰出来的。但汉代人明显是相信这一天象记载及其故事的,频频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史记·宋微子世家》《新序·杂事》及《论衡·变虚》《论衡·无形》等篇。

两汉大臣多次以宋景公为例,劝诫帝王深思天谴产生的原因,深刻反省自己,悔过修德,克己责躬,以德治天下,如此方能消灾祛祸,福寿绵长。桓谭在《新论·遣非》中说:“夫(当作‘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宋景公有荧惑守心之忧,星为徙三舍。由是观之,则莫善于以德义精诚报塞之矣”^{[17]543}。

杜钦在《举贤良方正对策》中借“宋景公小国之诸侯耳,有不忍移祸之诚,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这一事例指出:“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以善,则祸败至。”劝谏汉成帝“正后妾,抑女宠,防奢泰,去佚游,躬节俭,亲万事……忍无益之欲,以全众庶之命”。如能做到这些,则“尧舜不足与比隆,咎异何足消灭”^{[4]2671-2672}。

汉哀帝时,宠臣息夫躬因“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并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竟然建议“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对此,丞相王嘉颇不以为然,他驳斥道:“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4]2148}

汉安帝亲政后,尚书陈忠在上疏中规劝安帝“推宋景之诚,引咎克躬,咨访群吏”^{[11]1557}。对汉成帝移祸丞相,逼翟方进自杀的做法给以强烈的批评,“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贾丽纳说方进,方进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诚”^{[11]1565}。

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七月,议郎蔡邕在《答诏问灾异》中说:“臣窃见荧惑变色,入太微西门,太白正昼而见。臣闻荧惑示变,人主当精明其德,则有休庆之色。又以非其月令尊宿,法当君臣出端谋,戒不臣。”“昔宋景公小国诸侯,三有德言,而荧惑之退舍”。因而在对策中提出:“谨礼事,治兵政,审察中外之言,申明门户守御之令,以杜渐防萌,则其救也。”^{[18]242}

2. 借荧惑星变的天威来震慑君王,促使其改弦更张,实行仁政,亲贤退奸

对于君主来说,要应对天谴,不仅要有善言,关键是要有善政、善行。王充在《论衡·变虚篇》中说:“人君有[善言]善行,善行动于心,善言出于意,同由共本,一气不异。宋景公出三善言,则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荧惑之星,无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误之行,以致恶政,恶政发,则妖异见,荧[惑]之守心,……景公却荧惑之异,亦宜以行。景公有恶行,故荧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动天?天安肯应?”^{[9]93-94}

按照汉代星占学的观点,荧惑失行与政事缓急、社会治乱有密切的关系,要消除灾异,就必须顺从天意民愿,实行仁政,亲贤纳忠。

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郎顛因“荧惑失度,盈缩往来,涉历舆鬼,环绕轩辕”等异常天象而对状尚书,“条便宜七事”,其中第四事即是根据“荧惑失度”这一天象来抨击汉顺帝施政中的种种弊端,他说:

荧惑以去年春分后十六日在娄五度,推步三统,荧惑今当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则不及五十余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出后星北,东去四度,北旋复还。轩辕者,后宫也。荧惑者,至阳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轩辕,绕还往来。《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其意昭然可见矣。

之所以出现这一异常天象,主要是因为后宫宫女太多,造成大量怨女,“今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故遣荧惑入轩辕,理人伦,垂象见异,以悟主上”。据此要求

汉顺帝“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则天自降福，子孙千亿”^{[11]1061-1062}。

司徒朱伉也以“荧惑比有变异”而上疏，指出：“臣窃见九月庚辰，今月丙辰，过荧惑于东井辟，金光辉合，并移时乃出。”建议汉顺帝“详左右清禁之内，谨供养之官，严宿卫之身，申敕屡省，务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无疆”^{[15]254-255}。

延熹九年(166年)，襄楷借“荧惑入太微”等天象诣阙上疏，指责汉桓帝用刑过重，导致“政刑暴滥”。他说：

臣窃见去岁五月，荧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门，不轨常道。其闰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动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无继嗣。……咎在仁德不修，诛罚太酷。

接着，他又说：“臣又推步，荧惑今当出而潜，必有阴谋。皆由狱多冤结，忠臣被戮。”要求汉桓帝修德省刑，“宜承天意，理察冤狱”^{[11]1081}。

汉灵帝即位之初，谢弼在《上封事陈得失》中说：“荧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谋乱，发于左右。不知陛下所与从容帷幄之内，亲信者为谁。宜急斥黜，以消天戒。”^{[11]1858-1859}

据《后汉书·李固传》，太尉李固因得罪大将军梁冀被害，祸及二子。其小儿子李燮隐姓埋名逃难徐州，及梁冀被诛，“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嗣”^{[11]2090}。《华阳国志》卷十(下)《先贤士女总赞·汉中士女》详细记述道：“延熹二年，梁冀诛。后月经阳道，晕五车。史官上书：‘昔有大星升汉而西，卷舌扬芒迫月，荧惑犯帝座，则有大臣枉诛。星在西方，太尉固应之。今晕如之，宜有赦命，录其遗嗣，以除此异。’于是下赦，燮得返旧。四府并辟，公车征议郎。”^{[19]164}

通过“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显天戒，明王事”^{[11]3215}是星占学的主要目的和出发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突出的民族特色。荧惑失行作为一种与社会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灾异现象，通过对其星占占辞及其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认识汉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异的政治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 [1]《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 [2]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赵宗乙. 淮南子译注[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4]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陈美东.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 [6]席泽宗. 《五星占》释文和注解[C]//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7]赵在翰. 七纬[M]. 钟肇鹏, 萧文郁,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8]谢采筏. 从梦幻的现实到现实的梦幻——童谣“荧惑说”新探[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1994(6): 22-29.
- [9]刘盼遂. 论衡集解[M]. 北京: 古籍出版社, 1957.
- [10]瞿昙悉达. 开元占经[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 [11]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2]黄一农. 社会天文学史十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13]刘次沅, 吴立旻. 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8(4): 507-520.
- [14]卢央. 中国古代星占学[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 [15]应劭. 风俗通义校注[M]. 王利器,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16]吕氏春秋校释[M]. 陈奇猷, 校释.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4.

(下转第 58 页)

- [21] 樊国强,何岁利.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3(11):7-26.
[2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485.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the Tang People

—Take Chang'an City as the Center of the Tang Dynasty

Zhao Mingyang¹, Li Pei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Chang'an City, the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The population was numerous, the economy was developed, and the city was huge. In order to create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environment for Chang'an city,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Chang'an city were reflected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such as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greening, consciousness of city appearance, public health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of sewage treatment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hang'an city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strict legal provisions and penalties constraint. The government and residents made great effort to the environment of Chang'an city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was worthy of being used for reference by modern soci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hang'an City;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green; public health; sewage treatment

(责任编辑 张春生)

(上接第 52 页)

- [1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M].严可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8.
[18] 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9] 常 璩.华阳国志[M].严茜子,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0.

The Study on Martian Divination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 in the Han Dynasty

Zhen Jinzhong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Henan 450015, China)

Abstract: Mars was regarded as a bane since ancient time and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Astrology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educing dic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r, funeral, famine and disease, etc.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 of heaven and man, the astronomical phenomena deviated seriously from normal orbit included the Mars enter the Supreme Palace Enclosure, Mars staying at Antares, Mars staying or violating Ghosts and the Southern Dipper, and join or violate with other planets were deemed to signs of coming of greet disaster. These become important excuse that ministers and Confucian classics persuaded the emperors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 mind and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it plays a most special role in political ope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Mars; divination; deviate from normal orbit; political funct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